砥齋集

華山王弘撰著

永寧縣知縣武公傳

武名大烈字海寧臨潼人天啟丁卯舉人爲河南永寧縣知縣涖任卽値歲饑設方賑之多所全活萬安王恣行大烈輒繩之以法王爲歛戢戒其左右士民懷之未及一載逆闖自楚入豫有騎數十萬攻城四門俱焚大烈率士卒誓守勿去凡七晝夜殺賊甚衆

卒以力不支又無外援城陷大烈衣冠坐堂上題詩於几有武氏孝子大明忠臣之句賊執之問曰何敢為殺吾人罵曰恨不盡殺諸賊索印曰印乃 朝廷之寶賊敢問耶賊大怒縛而加炮烙焉鬚膚俱焦脂血塗地而死

夏孝子傳

夏君存古名完淳華亭縣人忠惠彝仲先生之中子生有至性眉目朗秀八歲能賦詩十二䣊博極羣書爲文千言立就如風發泉湧談軍國事鑿鑿奇中葢風雅倜儻人也當甲申三月京師不守丁未訃至忠惠哀痛不欲生築土室爲永訣計金陵擁戴起吏部考功郎辭不就乙酉松江之難忠惠賦絶命辭以九月十七日自沈於淞塘死而未幾又有丁亥之變一

尉罹其禍者皆風節矯矯或謂檄實君爲之索之亟君奮然曰天下豈有爲義避禍覔存古哉遂出而死爲年十七妻錢氏嘉善錢彥林㛃女削髮爲尼君子無

王弘撰曰余讀君遺文而爲之喟然歎也曰此其古所謂聖小兒者乎使不遭變以永其年其所著述當軼唐宋而上以是爲君惜然忠義勃欝之志殉決彼駱丞之以隱去者君固有所不爲也寶劍在匣光氣射天有抑之不得者卒踐大義名垂青史豈爲不幸哉

劉長女傳

予讀尚慇女碑益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方濮陽爲慝遺戮妻子遂以及女其母爲之請免衆既許之而女不受也至不問神祇獨問其父所在之方再拜就死女何人也而勇至是悲夫李翺之言曰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不欲慇女之爲子也乃今見渭南劉氏女女父孝廉慇宗抱道不仕有二女女爲長生而名曰貞性婉嫕寡言笑嫻女紅誦詩及女訓能

解大意事親無違鄰與姊處不自長也劉氏宗黨咸稱之予爲輔兒問字濟將納幣矣已五里有逆至與其母及妹俱投井死時年十有四歲耳斯於劉氏之從禮也嗚呼甲申之難民而致死者幾人其不死而守志不辱者復幾人女能辨大義自決如是雖古烈士奚加焉奈何太常之不聞也女之行同高懿而遇不君矣悲夫予之不覺得女爲婦也於是作劉長女傳

貞節貞母孟氏傳

貞母孟氏者貞公偉鉉繼配也公先娶於任氏有子三女一長曰贊禊將及齔矣任卒踰二年母始歸性嚴靜閑雅修明乃來四年而公卒母慟欲絕者屢時年纔二十餘耳上無舅姑二子又幼凡所爲公身後事皆力任之覩含斂不貲塴卜藏誠信無傷宗族咸難爲伯氏以母少艾又之已出子諷之更母以死自誓曰禮婦無二適之文詩著共姜春秋紀叔姬皆無

子未亡人所以不即殉決者以有藐諸孤在夫為偉餘也妻者是為膺祓之兄弟也母夫死之謂何其或有他志聞之女意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未亡人復何知於是雞淵督內外政益嚴男受書女受紅夙興夜寐機杼軋軋與伊唔聲相答首不重珥衣不曳地食貧茹慼並四十餘年即膺祓兄弟弗知其為非母出也膺祓既壯積學嫥修為名諸生食廩餼行且應 大姒誠有子三女七號滕含僉

指揮鞠育之使有室家乙未母年八十有二六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丙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合竁於祖塋之次諸子若孫哀毀盡禮如喪所生里人感之多下涕者嗚呼可以風矣先是有司采輿論旌其門曰貞節故今稱貞節貞母云

山史王弘撰曰古今言節婦不一而穆姜最著史稱其慈仁出自天性以撫其前子故尤爲難也然穆姜初不能信於其子以斯方之豈獨賡[illegible]賢於輿哉皇

甫規亦更娶妻後以死殉規烈矣而子無聞一時號曰禮宗抑其遇有足悲焉若貞母者殆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而毋亨者也

裴節婦傳

予嘗至高陵葢聞裴節婦事時其里人方上狀亟使者以聞於　朝聚土旌門田進士雲崖屬予爲傳傳曰

節婦姓樂氏高陵民裴汝清之妻今孝廉憲慶之母也憲慶生踰月汝清卒氏年十有九耳家故貧竭力以養孀姑姑歿脫簪珥治喪事葬祭成禮鄉黨咸稱之或有欲奪其志者氏截髮自誓日號泣訓憲慶攻

業織紝組紃以佐所需拮据顚沛寡親戚兄弟之助歷十有九年丁丑氏以疾卒又二十年丁酉而憲度舉於鄉

山史王弘撰曰予不識憲度何如人觀其母卽憲度可知也人貴自樹在婦女猶然哉當其毁容守約以立不可知之孤固已義固金石信貫神明焉推斯道也憲度可以爲人臣矣

睢太守傳

睢君任衡名時聘澄城人也中萬曆丙午鄉試宰延津多善政其最著者有蠲除荒地賦稅事厥利溥世世賴之而諸生李孟南貧不能娶君助之金使之有室又耿宗純者以病見黜君廉其實力白學憲復之乃是年宗純舉於鄉已而孟南復舉於鄉遂同第南宮延津人以爲君之惠民育才如是立祠祀春秋勿絕也調石臺恤節婦王月英之子身無依至衣食不

給而矢志益堅出俸金爲易地三十畝名其母氏使同居焉尋陞渾源守與水利鑿渠令高下受溉畝可一鍾故渾源人尤感君又立祠祀春秋勿絕也無何有鄖陽太守之命人方爲君喜謂得漸展其猷而君顧思退無復四方之志遂謁歸歸則以田園樂天命也益年亦六十矣置義田以裕族立社學以訓子弟散金散粟以濟饑乏而自處泊如也里人德之爲勒石以傳斯亦所謂施於有政者乎君諱坦[illegible]不假名

以日好治己如不勝惠人如不及終始無間焉因撮
其大者著之篇

悲姬傳

悲姬名桂字月華璋陰傲族也容不冶而皙以頎翩然有出塵之態性柔慧蘊雅能識大義決事幾與之談徵中對不知己者語間多詭譎故或疑其僞不知其誠也尤善歌兼工絲竹聲情動人一時無與匹者然非其好矣居恆鬱鬱頗以酒自寬醉則悄形於色嗚咽不勝醒而悔輒掩焉心所自矢卒不可奪以是落落寡交議之者日衆引咎而已有時獨處人潛窺

之往往見乘渺云

山史氏曰姬盡葉周南之化而求之遂也予悲其志焉夫時命之際難言矣天下之淪落不偶者豈鮮哉君子於斯可以知怨

孫督師傳

公諱傳庭字伯雅號白谷山西代州振武衛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河南永城令調商丘擢吏部主事遷稽勳郎以逆璫魏忠賢用事請假歸乙亥起司封郎辭以邊才超擢順天府丞時秦寇方熾廷議推公巡撫秦上召見便殿公面陳方畧毅然自任至秦簡募標旅得兵三千人自將之戰屢捷擒闖王高迎祥獻俘闕下上大悦告廟行賞復職拒寇帥乃晉總

淸屯軍凡得守卒九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兩有奇米麥二萬餘石　上益大悅褒獎備至且命諸撫以泰爲法武陵爲司馬限期合勦計用兵十二萬派餉至二百八十萬公移書力爭謂兵貴精不貴多恐致潰蹶且民力已竭不堪運困武陵與之勦事卒不就具如公言公于是復自簡募得兵六千人自將之擊賊于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嗣復擊之於職田莊賊走寶鷄取棧道中伏折而走隴州關山又中伏

皆大破之闖將僮以二十餘騎由秦嶺南遁入豫秦賊遂平　上賢公偕而豫賊日猖獗　上命公督師公具密疏糾舉又言年來疆事決裂之故甚切直武陵益恨之會鄉竹督察諸軍失　上意　上大怒褫其職武陵授意令劾公以自解遂奏部院勘議之旨公候勘通州鬱憤成疾武陵意稍解趣公之保定任公請　陛見武陵沮之公至保定引疾乞骸骨而武陵銜公欺罔坐革職仍屬巡按御史查真僞御史疏

稱貞疾遂升遷御史公在請室幾二年徐宜興再入
相初政亟引用正人　上悟公冤以佐樞召公於闕
外御文華殿問公所以安天下者公爲指陳甚悉
上器之撫勞賞賚甚渥遣公將禁旅援汴時秦帥賀
人龍兵最強而肆恣人畏之　上敕公督秦鎮誅
人龍公竟誅人龍所部萬餘人無敢譁者兵威大振
朝議令公驅入豫公言兵未訓練未可用弗聽公乃
出師戰于郟大破賊後軍潰公收兵入關期偶漢諸

上諭曰兵無鬬志久矣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非數
萬人不可宜大行訓募訓練恩信既孚鼓行而出賊
尚可滅也　上聰公言命督七省師勦尚方劍發未
公訓募得馬步兵凡六萬人方訓練劇議徵調公兵
已成宜速出潼關　上意雖不中制亦日夜趣公出
公以八月出師值霖雨至洛陽與賊戰數捷賊望見
旌旗卽引去公追至郟縣大捷時公師露宿久又大
雨不止糧不繼馬足陷泥淖中幾及尺將士相顧無

人丞公令移師河畔就糧兵既動賊以驍騎數千人犯之乃遽潰公退守潼關潼關陷公遂遇害公貌魁梧雅飭絕人慕義敦篤可以有爲矣而功卒不就嗚呼豈天爲之哉

胡母楊宜人傳

容城胡絅菴先生學行為時宗予夙切嚮往而先生擢晉郡丞蒞任初即垂詢草堂志分陛禮數數來往他日以所為楊宜人狀屬予作傳予問楊氏之先世多隱德至六翮公始以位顯娶王氏實生宜人宜人小字慧貞生有異質好學書讀內則論語諸籍通大義及笄歸先生時先生方為博士弟子勤於業夜焚膏繼日宜人以女紅佐之間為烹茗爇香弗倦也尤

性至孝逮事侯太安人嘗遘疾供藥餌唯謹爲衣不解帶舅信山公暮遯居貞不治生產兵燹之後家益落宜人親操井臼凡米鹽醯醬織紝組紃悉綜理有條爲饘飽有無助先生春蔌水爟迨先生謁選銓曹宜人風之曰妾有隱居服在夫亦安往而不得貧賤也者孰與食人之祿憂人之事乎其高志如此丙申先生出宰粵之香山念天末癉癘之鄉欲獨行留宜人侍養信山公弗許於是宜人與俱之香山香山浴

素行惇以道軾爲能父循蜚需孔棘不無菲蔽朴宜人言宜以撫字先而隱憂勞人恒惴惴以早遂生還爲冀雖對先生勉餐相慰藉然枕簟間涕痕淫淫矣癸卯太安人訃至宜人驚悼幾絕爲廢食飲無何先生有京兆郡丞之命宜人喜與故鄉漸近而逋賦未完不獲即發先生囊空如洗四顧躊躇或疑宜人辯理有奇珍宜人聞之憤傾篋以出纔數十金而已先生既得代如穗城寓易氏之室易素奢被服華麗宜

人削布處之意泊如也獨念舅姑春秋高定省久缺會先生又以緝盜停駁宜人乃先歸至浦口長子滄以病卒宜人哭之慟乘窮途旅食資斧維艱南望有惓耳之懷北望有岵屺之思徘徊哽咽鬱鬱成疾竟不起時二子暨孀媳幼孫在側宜人撫而哭曰我不愍見女子而宿志莫酬命也特不及見我舅姑汝曹未成立爲恨耳今且死勿聞穗城恐益遠人悲有他虞訃至里中無親疏內外皆爲隕涕蓋自先生爲數

生以至宦遊與宜人相敬如賓而宜人婉娩聽從不忘儆戒規勉之義至宜家睦鄰恤𨽻撫下懿行未可更僕數而年顧不永如天何哉宜人生於崇禎丁卯九月十九日卒則康熙己酉六月初一日也二子曰瀞曰沆俱來就傳居宜人喪能盡禮人謂賢者有後之徵云

華陰王弘撰曰昔司馬子長班孟堅爲史不爲婦人立傳崟傳婦人自劉子政始乃後之作者率錄節烈

而於居常處㕍戓略予竊以爲過矣以今觀楊宜人
其內德純備若此是何可使無傳也范蔚宗作列女
篇撰次才行高秀不專在一操其贊有曰區明風烈
昭我管彤善乎言固不可以人廢哉不然詩咏柏舟
足矣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又何以稱焉

劉四冲傳

康熙十二年秋有　詔徵盩厔李中孚先生中孚稱疾不就冬仲策杖過予草堂留五日論爲學出處之義甚悉及指數近代人才因得聞四冲劉公遺事中孚謂予劉公雖已有傳予不得無言予狀其爲人又重中孚之命於是載筆公名漢臣四冲其字河南襄城人性磊落通敏博綜經史爲有用之學當崇禎末督師汪公之征賊河南也聞公才俾爲監軍及賊圍

襄城公贊汪公登陴爲守計卒以勢不敵又無外援城陷汪公自刎不殊被執頸血淋漓喉咯咯出聲大駡不屈賊怒磔汪公殺秦軍五千人無一脫者監紀同知孫君暨從事李君與焉李君郎中宰先人也時襄城人率逃匿公獨密具棺斂汪公尸藏之後汪公之孫至扶櫬歸浙則公之德也又收瘞諸死者遺骸於是賊去襄城人相聚欲置長咸推公長者乃請公公謝不能遂強立之臺使者聞於　朝詔特以公宰

襄城遊與數矣公整理殘疆修飭政事襄城復得為完邑士民安焉無何京師失守公退居丘園鬱鬱不樂以疾卒中孚之舁父尸襄城也公殁已二十餘年矣中孚既不得發葬處呼天而哭招魂以祭公之子實左右之已乃率里人為築墳又建祠祀汪公以孫君李君配享雖中孚之賢有以感之然仁心為質引義懔慨其有得於過庭之訓者深矣中孚將歸大書勒石曰劉四沖先生之墓表公隧道公之子三人宗

洙宗泗宗四皆好問學英駿有父風中孚云
王弘撰曰昔齊人魯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劉公非其儔耶使得乘時行其志所自樹何可量哉然傾側擾攘之中義聲肆馳卒保身名亦可謂善始善終者矣乃其子又能繼之行爲世大用易曰視履考祥公父子所爲若此後雖欲無顯得乎

呈貢知縣夏君傳

予嘗讀天台馮氏所作滇攷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之變九州沉淪而雲南以沐藩世守之地猶獨力撐柱乃前有吾必奎沙定洲之叛後有孫可望李定國之亂非素明大義倚立不懼其能於干戈搶攘邪正淆之日而慷慨成仁如知州冷君陽春知縣夏君祖訓其人者乎予至嘉興識夏君之子壽明得觀其家傳益悉君素履君字仲有號昭許博學工文章癸

求以吾宗少宰昆華公之荐蒙　先帝召對平臺授呈貢知縣跋涉萬里抵任之日爲甲申六月時京師已不守矣君洒泣受事凡地方利害無不竭力籌畫乙酉四月吾必奎叛據楚雄昆華公死之沐藩檄沙定洲會勦定洲失期沐藩既誅必奎定洲後至徼要功請階沐藩以其有異志不許定洲恨之潛謀以兵襲入沐府沐藩僅以身免走守永昌與定洲持一年餘而孫可望李定國以蜀兵至殺巡方御史入省城

府臨安晉寧崑陽呈貢同樹義旗拒之呈貢獨當其
衝君率先登陴與士民約誓咸願效死攖壘城陷君
被縛罵賊不屈奮躍繩斷以頭觸賊賊怒刃剜其皮
君益罵不絕聲乘間投水而死賊乃大肆屠戮故呈
貢受禍獨慘君有妾金氏攜幼女及僕陸朝史倫俱
以死殉予友趙元錫申禧云君死於城東門之菱角
塘遺骸不可問有老吏沈逢時歲時以茶湯奠於塘
側而已姑蘇黃美中有爭親記予鄉李叔則作黃楊

別傳中皆述及君死事略同葢君忠烈之概固已爭光日月而中原士大夫或有未之盡知者予故特紀之以俟後世史氏之采然又恨不得令君爲人之詳而並爲著之也

閒處士半叟傳

淮陰有處士閒君半叟者名脩齡字再彭今之隱君子也性端凝方正不苟言笑少攻舉子業博綜經史時漳海石齋黃公清德積學蔚爲儒宗又方以直聲聳天下君輒往師事之遭甲申之變棄諸生以耕釣自放與張虞山養重靳茶坡應升輩嘗同作秋心詩昭陽李小有長科爲序名溢江南北而君益閉戶却掃讀書教子孫此外事不聞有蕭衣石戶之風尤篤

先朝典故惡近世奢靡之習毋底廉隅以復古道爲任追思父踐礎公遺事編次成書垂訓後人有子若璩以文章應詔淹雅爲一時冠故鄉里故家凡有所舉措莫不以君父子爲模範初踐礎公再里闕中尚無子禱於九鯉山而生君有異徵其名字皆錫自夢中九鯉山產荔枝爲嘉果最君晚年自號丹荔老人寓意遊深廣山爲作傳甲寅春擇妻丁孺人晨考妣塋指旁一丘謂孺人曰吾他日與汝同穴於斯永

依吾父母之側無憾矣與孺人藉草而坐久之歸遂
預自造壙人稱其達方之司空表聖云是秋八月孺
人歿葬之即其地也山水廻環松林梅隝相望今遂
爲淮陰勝槩矣

華山王弘撰曰吾不識君而善君之子益君之志行
高潔疾流俗若浼不爲世務所糾纏聞之熟矣觀其
所師友不旣然與記曰非時不見非義不合唯君有
焉抑其於生死之際又何了了也或謂君嘗好天筮

氏之言而學之有得者也則非吾所知矣

砥齋集卷之六 碑

華山王弘撰著

孫夫人殉節碑

崇禎癸未秋督師白谷孫公征賊於河南敗績退守潼關冬十月六日潼關陷公死之夫人張氏在西安城中賊薄城夫人率諸妾劉氏張氏吳氏及二女俱投一井死三婢從焉嗚呼當公出師時霖雨四十日士病馬瘏糧又不繼賊反以逸待勞卒爲所掩豈戰

之罪厥功不就隕身以殉公之節見婦女何知視死如歸公之化彰嗚呼非學有得於聖人之道能若是哉

大清定鼎乙酉公之子世瑞世寧匍匐啟非獨夫人面如生如禮棺斂扶以歸代諸妾與婢罹葬於蔡蔡人德公葬祀公於名宦之祠越二十有四年丁未世寧復至乞祀其事於時華陰王弘撰識鑿泐石樹於碑林

重修孔子廟碑

郡邑有廟以祀孔子也載在典禮久矣荒陋微褻無敢闕或有其宮墻丹醉罔理或具其物儀怨惆罔恤守長習爲故事計弗之急而博士弟子又力不足以振名存實亡圖黎發慨弦誦輟響考亭致嘆益天下類然而吾邑爲甚戊戌三河劉侯涖邑之明年政壹民寧訟清事舉眷顧學校慨懷修葺雜翳芟甃易朽興頹乃財不以賦力不以役而材甓堅好丹雘汩越

嗚呼美矣夫國家立學建官養天下聰明才智之士於德業文章之內冀爲世用顧道散言湮學失其統鄙夫俗學自若亦事剽賊以博科第工阿比以邀名位所已耳於天地事物之則古今治亂之理與損益因革質文升降之故槩未之有將所謂三物以教萬民者蔑如也嗟夫道之亡也荒於不學者十三而汩於俗學者十七世又奚賴焉邑俗懿而儉人鮮大略安其所習聞所不見所從來者遠侯敷崇墳籍敦厲

興師則今之庶翕歙然式甚徒我士亦康乎其知所
志先儒有云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侯於
為政得其本矣是可書也遂作詩曰
弈弈者廟劉侯斯新克光儒苑惠我人民下襲上奇
歌歙濯濯赫赫厥靈亦孔之樂樂其何極振世弘道
俎豆既馨禋祀有造莘莘學士爰朔爰夕無怠無偽
曰珍在席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千祀可作文亦在茲
惟予寡陋實鏤斯碣學媿隋通詞慚唐勅

關中書院會文姓氏碑

丙午春關中書院成山東濟水葉公撫下所隷郡邑曰關中文獻邠祓成周風化滋西漢經術沐盛唐雅灝倘已惟士也有能從學於斯者所司列其狀於時郡邑之長選而拔其尤以上夏四月望遐邇之士咸集諸館授餐凡需之器役之傭與庖湢之所悉無缺已乃進小子撰而命之曰書院講學明道之所也崇教育以善俗成才王政所有事蓋古者鄉學之遺制

焉吾惟既其實匪名是要茲士之至者濟濟矣敝業樂群圖厥始克厥終有其倡之必有其和之是用屬予雖然文以載道者也士也修之於家而獻之於

天子之廷非文無由見矧歲當大比吾將徵其先資之言焉且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君子之道也其以月之二日七日為期課其文第其甲乙以儆勵勸乃邪惟和惟一罔有攸斁予與諸子皆唯唯他日諸子錄其姓氏籍貫次以長幼之序謀泐諸石以志同學

愛戴[illegible][illegible]公之敎僉詣予舍謂予不可無言以詔
於後于是引撰拜手載言曰自世之降也大義旣乖
微言斯絕士狃於俗學而不知道久矣然其權恒操
之自上古之君子其居上也知所當務故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彬彬如也撰也側聞諸先達之訓矣一徽
之池陽之端毅曰擇師選士明綱常之道知修齊之
理動遵矩矱化洽閭里興仁興讓無乖爭凌犯之非
則福無不至禍無不弭矣一徽之陽陵之文簡曰孔

子之道可以生人可以秀人可以阜人可以壽人故友回之信店賜之敏怯由之勇實師之莊斯道之講於學者也取時於夏取輅於殷取冕於周取韶於虞斯道之講於政者也一徵之北地之文穀曰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氣也士有是氣常苦抑而不伸鼓之而使之伸則係乎上之人焉一徵之咸林之祭酒曰董子對策論天人之際極矣一遷江都而莫之返賈生言治安之要漢廷公卿皆不能及而宣室之後

不復再見蓋致歎於才之雋詞之美而所遇非其時耳茲四公者或以勳高或以德彰或垂芳於節義或振采於詞章圖皆吾鄉之産而有得於鄉賢之道者也其言具在猶班班可考焉今公於爲政之暇而與諸子言文其所求於諸子者非徒以文也諸子其知之乎夫天下之事備於學立乎其大者體也致乎其極者用也言求其可則也行求其可法也有乎斯格興將措行無非學也則無非道也非然則殆也諸子

其勉之毋自畫毋上人毋以通而淫其志無以困而變其守與日以勲以德以節義以詞章有如諸先達者出卑然立於不朽之途則披是錄也榮孰加焉不然敗其群焉斯辱矣然昔者吳人張天如有言曰古之爲大臣者非待功見名顯然後知之也草野之時命之矣故曰生今之世讀古之書進不敢倍於王制退無負於聖人此士品也撰也不敝竊有以相之則以今日與諸子約所不如約者有如此石

學憲王行鍾公去思碑

國家建立學官周於四海內則統於祭酒外則統於督學凡以尊師而率天下之爲弟子者使之敦彝倫崇道德詩書以訓之禮樂以節之名物以彰之非獨有取於文章之工拙云爾也唯陝以西爲成周故地文獻攸存前之以督學至者往往著可紀之績而開發成就則未有如今玉行鍾公之盛者也蓋公以綜經術蔚爲儒宗甲午舉鄉薦第一已亥成進士讀書

中秘侍從 天子備顧問及膺 簡命至以正身範物振起科條誥誡詳明根極理道凡所品題指授靡不興起其或有放佚怠荒者亦在所黜而教育之誠則惻然見於顏色辭氣之表唯明也士不即於闇唯恭也士不即於褻唯靜也士不即於囂崇志廣業皆知愛其身以有爲而胥卒無賴輩遂無敢以非禮干者乃公尤採察賢否咨訪利病激揚興革唯日不足先三年擢陝而陝以西之世風士習駸駸有復古之

思矣在昔浙之以督學來者遠則有唐公漁石許公
敬菴近則有汪公葳星唐許二公德業文學爲一時
冠冕而汪公淸風勁節將彪炳千載今公修勞來匡
直之輔濟之以溫厚和平之德爲道不同收效亦異
然其與學宣教之功無負　天子之休命則一而已
矣嗚呼浙信大賢之藪也哉公且去多士以格於制
不能效道州故事詣闕請留乃謀伐石泐詞
林以此於峴山之義後之君子尚其有考於

雒山王[illegible]著

王熙寰先生像贊

矯矯王公率祖攸行貌清而腴德溫以栗擒藻春華厲節秋陽出守則惠養義使執憲則文治武揚唯帝寵嘉俾作屏藩而公忽厭圭組而眷林塘逍遙于酌醴焚魚之側容與乎含丹焰白之場森有始有卒知微知章得祿得壽而熾而昌豈典型之如在邈洞

山之無方累德陳詞拜手旁皇其無乃求公於丹青
形似之間而公所爲象帝之先者固已合漠於無何
有之鄉邪

王母蘊恭人像贊

於美坤儀順成克惇繼邦之媛單作于綦素里毓質
班胄麗倫稱詩率禮穆穆循循範今約義視古弘仁
光於蘋藻懋茲組紃戒旦肅肅翼翼訓閫閫匹德齊壽
多祉咸臻象服允宜式賁 絲綸徽音孔昭日月長

漸令嗣裔伉儷類思串圖光鍾萬以詔來嫡

陳孕香像贊

吾聞古有倜儻士見者不敢談俗事肆求其人未能得今之倚石而坐者無乃是披圖翻稱歎息久孫孫如此定不偶噫吁嚱華陽松南岳栁何預人事傳人口蘭九畹蕙百畝幽谷窈窕汝自有清風灑𠁊但飲酒

自題一劍圖

家散千金身留一劍行年五十亦尙無忝

李雲驤像贊

夸乃羣豐乃頤知唯圓行方之磨不磷而涅不緇斯所謂汪汪若千頃之陂者與

趙靈修像贊

其貌古。其神清。聽松濤。餐芝英。抱膝吟。寒所營。永言藏之可長生。

范北崙像贊 時巳爲僧

猶悴頹小是沉毅有為之士與而一松一石胡為乎戀戀於此嘗其三上書於 天子之前將建非常之勲而今之鬜胈而顏唐者乃歸諸大雄氏邪寄跡方丈之室、而神遊八極之表、吾固莫得而擬之而丹靑者流欲索之形骸之間則又安知其似與不似也

法上人像贊

巍巍崇巖寂寂通壑法雲自古慧日如昨唯上人者發止發訖息心汀龐貌臞志鱗擁錫蔭松友鹿伍鶴

倘亦有茂三明而邈六入者故學徒肅穆而檐宇寥廓予來西極得披大略如右軍之於道林不覺解衣而磅礴若洪心行之表有不生不滅者吾且無得而遂之嗚呼此丹青之所以可不作也